

禮記正義

三十一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五

郊廟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著

勑撰

## 祭法第二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

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

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

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始也言爲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

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此並熊氏之說也

卷三 禅郊至

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殺也正義曰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者但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旣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揔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爲祖有

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創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識諱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而鄭必爲此釋

者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  
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  
嫄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  
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  
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  
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  
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  
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  
子孫謂劉媪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  
堯崩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  
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  
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  
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祖宗之  
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  
此是馬昭張融等申義也但張融以禘爲五年大祭又以

圜丘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  
經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又春秋命曆序炎帝號曰  
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  
一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  
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  
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  
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產玄臯玄臯產喬極喬  
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勲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  
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  
句句產嬪牛嬪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  
象敖又顓頊產鰥鰥產文命是爲禹司馬遷爲史記依而  
用焉皆鄭所不取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  
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句五時皆  
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  
及五天帝也 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  
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

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親問志云春  
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  
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云  
禮戴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  
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  
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  
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故鄭注典瑞云所郊  
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是異也云有虞氏以上尚德  
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者以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  
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云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者而  
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  
云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  
有虞氏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少氏先云郊鯀後云祖  
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  
前故云宜也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眾大德

配衆亦禮之殺也者郊祭雖尊但祭一帝以嚳與鯀及冥  
后稷之等配之皆不如所祖宗之人是小德配眾明堂雖  
卑於郊揔祭五帝而以顓頊契湯文武配之皆

優之於所配郊之人是大德配衆禮之殺也

燔柴於

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駢犧

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哲也必  
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犧連言爾  
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用駢犧鄭云陰祀用黝牲與  
天俱用犧連言爾然宜用黑犧今因言以駢犧祭天所用  
已具郊特牲疏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者謂瘞縕埋牲祭

神州地祇於北郊也

壇折至言爾

正義曰案禮器

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

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  
犧連言爾者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  
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犧貴誠  
也彼文雖王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犧也埋

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  
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  
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  
地則不祭

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  
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

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攘祈聲之誤也攘猶郤也祈求  
也寒暑不時則或攘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  
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  
祭字之誤也幽祭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  
禱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  
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  
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

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天子諸侯之禮不同之事也

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取明也春夏爲

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揔云埋  
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  
陰陽爲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  
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孰唯殺牲埋之也

相近

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爲攘祈攘郤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

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

也 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

尊故其壇曰君宮也 夜明祭月也者夜明者祭月壇名

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 幽宗祭星也者祭星

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祭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

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祭也 雪宗祭水旱也者亦壇

名也雪吁嗟也水旱爲人所吁嗟祭亦營域也爲營域而

祭之故曰雩祭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

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壇以祭山

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

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

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

神而得祭也 有天下者祭百神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祭

百神者即謂山林川谷在天下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天地

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 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 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

昭明

正義曰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者以天是

陽神地爲陰神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故云亦謂陰陽之神

言亦者亦天地也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

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歲時恒祭此經所

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

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爲祈

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不以此神尊之明非常禮也祭

時者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和爲人害故祭此氣之神

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大甚祭以攘之或寒暑反頓無祭以祈

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神若王

肅及先儒之意以此爲六宗歲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

也非鄭義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以埋少牢

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祭用少牢案小司徒小祭  
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  
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  
爲故鄭皆以爲祈禱之祭也故讀相近爲攘祈爲禱祈之  
祈讀宗爲禦也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  
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  
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脩德不當用牲故天灾有幣無  
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  
牲又鄭注大祝云類造禴禦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  
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案何休膏  
肓引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  
營社鳴鼓脣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  
於義左氏爲短鄭箇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  
識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識用牲於社者取  
經宛句耳如鄭此言是用牲於社非當從左氏義也云宗  
皆當爲禦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禦

字相近故並讀爲禦也禦之言營者案莊二十五年公羊  
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脣之或曰爲闔恐人犯之故營之  
是禦有營義故讀爲禦云雩之言吁嗟也者案考異鄭云  
雩呼吁嗟哭泣故云雩爲吁嗟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昭  
元年左傳文時晉侯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禦子產以此對  
晉侯言晉侯之疾非由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也鄭引此  
文者證經弔宗爲禦禦是除去凶災之祭也云百者假成  
數也者計天下山川丘陵之神非但百數而已假此成數  
而言之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  
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亦同  
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爲乾坤  
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  
也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  
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  
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  
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許君謹案與古尚書同鄭駁

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旣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齕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禋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祭之中又類于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爲六宗也案禮論六宗司馬彪等各爲異說既非鄭義今略而不論

##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

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

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爲野土異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

七代通數顓頊及堯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

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義各依文解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者揔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

皆曰命也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者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者

言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者前論五代不變此論七代更變者故云黃帝以下七代之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其餘不變也者除此禘郊宗祖之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爾又引此以證之

注生時至法也正義曰云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者以生時形體旣異不嫌是同故可名爲命云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者人與萬物死至同爲野土嫌恐人與萬物是同故殊異其名謂萬物死者曰折人死曰鬼嫌其同故也云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者周有六樂去周言之唯五代周備其樂是周之禮樂所存

法也

七代至取焉

正義曰知通數顓頊及譽者以

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譽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譽之樂故數顓頊及譽也云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者所不變則上經是也數所法則上經五代是也論不變者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法而象之故不變者數所法五代而已云變之則通數所不法者以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數變者通數顓頊帝譽所不法象者謂之爲七代也云爲記者之微意也者爲作也作記者之有此微意也所以微意者謂作記之人周法所不變故數前代不變周所變亦數前代變不指斥而言故云微意云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者以易緯有黃帝及顓頊以下之樂無少昊之樂又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皆不云少昊故知皇氏云其餘不變者唯謂生曰命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若如皇說前經既云不變後經重云不變後經既云

更立者禘郊宗祖即云其餘明此禘郊宗祖外其餘諸事不更立者皆不變也不可獨據前三事以外總包之其社稷神配祭雖是更立非當代之親而禘郊改易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

都立邑設廟祧壇壝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上去祧爲壇去壇爲壇壇壝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

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  
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  
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  
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三廟一壇曰考廟曰  
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  
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

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

曰鬼

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

也桃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父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祫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祫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顯考而已大

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

同之事天下有王者謂上天之下有天子之王

分地

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

置都

立邑者天子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祧壇壝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者

則以下所云是也

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廟也

一壇一壝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壝各一也

起土爲壇除地曰壇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

日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

曰王

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

曰皇考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

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

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

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

曰祖考廟者祖始也

鄭注

禮記義五十五

十一

此廟爲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許則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壝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也

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

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

故云有二祧焉

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

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

去祧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

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

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

去祧爲

壇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

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壇壝乃祭

禱焉祭之者在壇壝者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壇壝乃祭

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

壇壝有

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壝者則此前在壝者遷入石函爲

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也

諸侯立五廟一

壇一壇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與天子同無功德之

祖爲二祧也

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者

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月祭三也

顯考廟祖考廟

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大祖也大祖乃不遷而與

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爲壇者

去祖謂去大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

之父亦遷即寄大祖而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

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大夫異

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壇也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

高祖大祖無廟也有禱焉爲壇祭之者大夫無王故無所

寄藏而高大二祖既又無廟若應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二

壇之設實爲於此矣然壇輕於壇今二壇無壇者爲大祖

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爲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

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

之廟者其義已具在王制疏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

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顯考無廟者顯當

爲皇皇考曾祖也曾祖無廟也有禱焉爲壇祭之曾祖

既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一壇之設爲於此也亦無

禱乃止去壇爲鬼者謂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

禱也官師一廟者謂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爲官師者言

爲一官之長也一廟祖禰共之又無壇也曰考廟者爲

父立之也王考無廟而祭之者王考祖也雖無廟而猶

獲祭也謂在考廟者去王考爲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

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庶士庶人無廟者庶

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也死曰鬼者旣無

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

是也

建國至之誤

正義曰引書曰三壇同蟬者證

壇蟬之義案金縢武王有疾周公爲之請命爲三壇同蟬

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故三壇也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

始也者皆爾雅釋詁文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

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摠合藏武王祫中穆之

遷主搃合藏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巳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窪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廟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者以壇壝之主祈禰禮畢乃藏之於祧去壇爲鬼主亦如壇壝之主藏在祧故云亦也既俱在祧所以特名鬼者反顧以其疏遠主在無

事唯祫乃祭之故特曰鬼也引春秋文二年傳者證毀廟之主祫祭乃及云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义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者鄭引更證明鬼主恒在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依世本煬公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煬公宮于時昭公出定公未入之前季氏禱于煬公之鬼明知于煬公鬼主而禱之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有主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者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案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鄭駁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云孔悝祐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宗廟之主所用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

以松船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  
無夏后氏以松焉。主之事許君謹案後周禮說論語所云。  
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其主之制案漢儀高帝廟  
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文二年作僖。公主何  
休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  
尺。此是木主之制也。云其無祖考者上既明其有祖考之  
文。此明無祖考者謂庶士以下及官師等并適士等。揔舉  
有祖考之人於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云庶士以下鬼  
其考王考者。此即無祖考之一色。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  
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云官師鬼其皇考者。此又是無祖考  
考之一色。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曰鬼。其皇考  
於祖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考者。此又是無祖考  
之一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爲鬼  
故云鬼其顯考而已。就曾祖之壇而薦顯考。諸本或云大  
夫適士者。若大夫鬼其顯考於義不合。庾氏云諸侯之大  
夫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

入禮記義五十五

十四

閼考

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爲卿大夫後  
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爲大  
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  
若夏崩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爲卿大夫者。其  
後世子孫皆立之爲祖考。此義已具於王制。云凡累者薦  
而不祭者。若其薦祭俱焉。則鬼與見廟其事何異。若都不  
薦。祀何須存鬼。薦輕於祭。鬼疏於廟。故知薦而不祭云此。  
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者適士二廟。祖廟禰廟。曾祖無廟  
故云顯考無廟非也。是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

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

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

羣立社曰置社

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

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

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

疏

子以下立社之義○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

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

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

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成羣

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群衆

蒲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

注

羣衆至出

里 正義曰此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士庶人者謂大夫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

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不得

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

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犧牲故曰百

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

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

王爲羣

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

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

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

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

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

# 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此非大神所  
祈報大事者

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謹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秋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平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正義曰此

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 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官星其義非也 曰中雷者主堂室神 曰國門者國謂城門也 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 曰泰厲者謂

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爲羣姓禱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 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

竈二祀故爲立五祀也

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

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

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與

天子同

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雷故爲三祀也

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

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 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廟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

此非至爲厲

正

義曰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謹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謹告謂作謹責以告人云幽則有

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而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安接神契云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閨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受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六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司命主長食故祠在春秋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

大禮記義五十五

十七

余政

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故云厲山云謬平者謂巫祝以厲爲厲山之意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爲厲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爲厲故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爲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爲後子大夫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爲厲王下祭殯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

祭子而止

祭適殯者重適也祭適殯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殯於其當之廟大

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

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疏

正義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

差也

注

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

正義曰王

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

具曾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

子問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能御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

禮記卷五十五

十八

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彰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

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

## 不在祀典

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列

山氏弃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虞苗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正義曰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之等所配之人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經揔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從此至能捍大患則祀之與下諸神爲揔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

禮記義五十五

十九

宋林

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者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竟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舜而堯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舜能勤衆事而野死者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蒼梧之野是勤衆事而野死鯀鴻水而殛死者鯀塞水無功而被堯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鄭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故居東裔至死不

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主意也禹能脩鯀之功者謂禹能脩父之功故祀之黃帝正名百物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其如上事故得祀之顓頊能脩之者謂能脩黃帝之法契爲司徒而民成者契爲堯之司徒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謂放桀於南巢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蓄者謂伐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也所得祀之人有功烈於人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崇祭星之等及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

六•九三

禮記義五十五

二十

高元

不言之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上自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案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之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此經並皆不載

春秋至祀也

正義

曰引春秋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辭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案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神農即炎帝也故云厲山氏炎帝也云或曰有烈山氏者案二十九年傳文也云棄后稷名也者稱舜典云棄汝后稷是棄爲后稷名也云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者是漢律曆志文又案月令春其帝大皞夏其帝炎帝不載共工氏是無錄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黃帝氏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

後也云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者由序曆星辰  
敬授民時使民興造其事知休作之期民得顯著云二十  
八載乃死也者虞書文也云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者鯀  
被殛羽山以至於死所以殛者由不能成其功也云明民  
謂使之衣服有章者案不易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蓋取乾坤是也云冥契六世之孫也者案世本與生昭  
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  
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是與六世孫也

## 祭義第二十四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  
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敢祭不欲疏疏  
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  
則心非其寒之謂也奉雨露路既濡君子履

禮記義五十五

二十一

楊昌

嘗志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  
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  
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霜露路既降君子履復之必有悽愴  
之心非其寒之謂也奉雨露路既濡君子履  
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謂悽  
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  
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  
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  
**疏**正義曰此一節摠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爲一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孝子感時念親所以四時設祭之意合諸天道者諸於也

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 春禘秋嘗者舉春秋冬夏可知非其寒之謂也者言孝子於秋霜露既降有懷愴之心者非是寒之謂有此懷愴者爲感時念親也 如將見

之者言孝子於春雨露之時必有怵惕之心焉意想念親如似得見親也春秋二時於文相互上云懷愴下云非其寒之謂此怵惕之下宜云非其燠之謂今怵惕之下如將見之則懷愴之心下亦宜云如將見之是其互也但作記以秋是物去寒爲甚故不云如將見之但言寒也春是物來燠輕於寒故云如將見之故不言燠之謂也先秋後春以涼懷愴之甚故先言之

春禘至曰祠 正義曰云小言之曰案王制云春祔夏禫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禫今云春禘故云夏禫禮案王制春曰祔此云春禘爲夏禫禮者郊特牲以注禘當爲祔則此春禘亦當爲祔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

迎來至陰陽

正義曰云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者解經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之二句謂一祭之間也一祭比於一年其事爲小故云小言之爲一祭之間旣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據孝子之心雖春有樂及鍾鼓送尸孝子之心祭末猶哀也云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者解經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二句也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放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但陽主生長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春夏祭之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秋冬之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躬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斂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躬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躬秋冬但有管弦之樂又云烝嘗全無樂其義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

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致齊思此五者

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孰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

正義

曰此一節明祭前齊事之日思其居處者謂祭致齊之日也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之親也

春秋傳曰屈到嗜芰正義曰楚祭

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祭

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慄然必

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戶而

聽之



正義曰此一經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

禮記義五十五

二十三

高彥

時也初入室陰厭時孝子當想象僂僂髡髮見也詩云愛而不見見如見親之在神位也故論語云祭如在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謂薦饌時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之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出戶而聽慄然者謂祭此人爲無戶之時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慄慄然也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

周還至聽之

正義曰出戶謂薦設時也

者若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云無戶者閨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者案士虞禮云無戶則禮及薦饌譬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閨牖戶如食間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須彼謂虞祭無孫行爲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此鄭云閨戶若食間見如正祭九飯之間也而皇氏謂尸謾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是故先王之孝謂之陰厭尸未入前其義並非也

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

心夫安得不敬乎

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正義曰此一經覆說孝子祭時

念親之事致愛則存者謂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致慤則著者謂孝子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著存不忘乎心者言如親之存在恒想見之不忘於心既思人如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此何得不敬乎

終身弗辱也

享猶祭也饗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

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自志

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

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



正義曰此一節明

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孝子終身念親不忘

忘之事

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者謂忌日不用舉作他事

者

何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

言夫日志有

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者所以不舉者言夫忌日謂孝子

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故不舉

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

謂

之能使之饗

也帝天也

饗食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言中心鄉之乃能使其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

祭見饗也上饗或爲相

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

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

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色不和日怍奠

益設盞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償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猶勉也

憇愛之貌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饗者以饗帝爲

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欲饗親與饗帝同故以饗帝比饗親言饗親難也此本爲饗親而發故下文專論饗親之事饗者鄉也者言神之所以饗者由孝子之所歸鄉也鄉之故然後能使神靈歆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者怍謂顏色不和悅以祭祀須饗尸故孝子此謂繹祭君當牽牲之時夫人奠設盞齊之尊君獻尸夫人薦豆者繹祭故先獻後薦齊齊平其恭敬也者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皆齊齊平其恭敬齊齊謂整齊之貌故玉藻云廟中齊齊 愉愉乎其忠也者愉愉和悅之貌

禮記義五十五

二十五

馬春

忠謂忠心言孝子顏色愉愉然和悅盡忠心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者勿猶勉也言孝子之心與貌勉也然欲得親之歆饗也其皆語助

注色不至之貌

正義

曰案曲禮云容毋怍怍謂顏色變即不和之意云奠盞設盞齊之奠也者此謂繹祭故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盞齊之尊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盞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盞齊以獻尸義無妨也皇氏怪此奠盞在牽牲之時於事大早以奠盞爲洗牲勘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云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知繹日也云償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償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償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

文王之

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恩死者如不欲生恩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

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

思死者如不欲生言  
思親之深也如欲色

者以時人於色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厚假以喻之

詩云明發不寐饗饗而致之又

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饗之必樂已

至必哀

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客尸侑也

**繹**正義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

思死者如不欲生者言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

不復欲生

稱諱如見親者言文王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祀之忠者言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者解祀之忠敬之

事言齊時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以真見親所愛在於自

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

其

文王與者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

王肅然解辭王肅然解

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

馬昭申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

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驥

亦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文王之詩也者此幽王

亦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

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

祭之

明日明發不寐者謂正祭明日繹祭之時祭既訖得其夜

意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

發夕至明而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申明發之

意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

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

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

**注**祭之至侑也

正義曰知

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者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祭之明日爲繹也云二人謂父

母客尸侑也者祭以念親故二人謂父母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賓也

繹祭與賓尸同故知仲尼嘗奉薦而誰其親也二人容尸與侑也

慤其行也趨趨以數

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

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

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

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

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

濟濟漆漆之有乎

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

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

反饋樂成薦其

禮記義五十五

二十一

李信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

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

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

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之思念

夫

言山丘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

禮各有所當行祭案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疏**

正義曰此一節記仲尼嘗祭之儀

奉薦而進

其親也慤者慤謂質慤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其形貌慤質少威儀其行也趨趨以數者其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

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然也今子之

爲祭無濟濟漆漆者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夫子爲子贛說濟濟之義言濟濟者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

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 容以遠若容以自反  
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若容貌以自脩正  
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交者及與也言孝子若賓  
客之容何得神明之與交言不得與神明交也 夫何濟

濟漆漆之有平者更覆結之云夫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  
有平言不得有也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  
肅以客有其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文勢不便至注更具  
詳 反饋樂成者此天子諸侯之祭血腥而始及至進是  
設饌進孰合樂成畢定本反饋作及字至注更釋 薦俎  
者謂薦孰之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 序其禮樂  
備其百官者進饋之前與神明而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  
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者  
言於此之時君子助祭之人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  
夫何慌惚之有平者此一句覆結前文子贛問之若孝  
子自濟濟漆漆何得慌惚思念之有平言無念親之意也  
夫言豈一端而已者夫子荅子贛云一端猶一槩也凡

禮記義五十五

二十八

徐通

言語豈一槩而已言不可以一槩所屬各異 夫各有所  
當也者謂其言語各有所當若慤而趨當孝子也濟濟漆  
漆當賓客也 **注**漆漆至之道 正義曰云漆漆讀如朋  
友切切者以漆漆非形貌之狀漆音近切朋友切切惻惻  
語子路文也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也者凡脩整之人必自  
反覆顧省故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云容以遠言非所以接  
親親也者凡接親親不事容貌又相附近今既事容貌又  
相疏遠故云非所以接親親言親親孝子之辭或容爲客  
字則是義遠何須云容以遠又客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  
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又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  
鄭義容字也 **注**天子至思念 正義曰天子諸侯之祭

或從血腥始者謂以卿大夫從饋孰始故云天子諸侯或  
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故三獻燭一獻孰是不從血腥  
云至反饋是進孰也者既以血腥爲始至於反饋之時  
是進孰也但至與反字於文爲煩定本又爲及字故皇氏  
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戶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

饋義當然也

#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

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

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

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

脩設謂掃

除及黜惡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

進之人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愴惄以

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

禮記義五十五

二十九

王允

也

論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戶也或猶有也言想見其彷彿來

正義曰自此以

下至成人之道

廣明孝子祭祀之義今各隨文解之

將祭慮事不可以

比時具不豫者言孝子慮事不可於祭前不豫思慮之

物不可以不備者比時謂先時言在祭之先以備具於物

正義曰

比時具至於祭時不可以不備具也

虛中以治之者言不可以兼

念餘事心中實虛唯思此祭而已故云虛中以治之也

正義曰

比時具洞洞至也與

洞洞屬屬是嚴敬之貌言孝子之

心奉承而進祭之時其心洞洞乎屬屬乎恭敬心甚如舉

正義曰

比時具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是孝子心敬之至

極也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

於是至志也

正義曰孝

子旣薦其俎於是使其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

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者言孝子以其思念

情深慌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故云庶幾神

明饗之者是孝子之志意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

言想見其親彷彿而來也

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

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

或使之也

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正義曰盡其

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

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者以其禮

包衆事非一可極故不得云而盡其禮焉云不過失焉者以其禮

是禮也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者言孝子祭時

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

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

其立之也敬以訛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

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

敬齊之色不絕於面

訛充訛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

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

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訛固也

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

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故孝子之祭可知也者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敬以訛者訛謂充訛形容歡喜之貌言孝子尸前而立形貌恭敬而顏色歡喜其進之也敬以愉者進謂進血腥愉謂顏色溫和言孝子薦血腥之時容貌恭敬而顏色溫和其薦之也敬以欲者言孝子薦孰之時容貌恭敬而顏色婉順如欲得

物然退而立如將受命者言孝子或有退之時如似前進  
將受命 已徹而退敬齊莊之色不絕於面者謂祭畢已徹  
饌食孝子退者恭敬齊莊之色不離絕於面 立而不訕

固也者言其固陋不知禮 進而不愉疏也者言不愛親  
遠不相親附 薦而不欲不愛也者言不愛親 退立而  
不如受命教也者言教其親不恭敬 已徹而退無敬齊

之色而忘本也者而衍 宇忘本謂不思其親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

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渝色有渝色者必有

婉容

和氣謂立而謹

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

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

親也成人之道也

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蹠

正義

禮記義五十五

三十一

陳真

曰如執玉如奉盈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  
寶如奉盈滿之物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者嚴謂嚴肅  
威謂威重儼謂儼正恪謂恭敬言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  
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成人之道也者言嚴威儼恪祇是  
既冠成人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

貴貴耆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  
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  
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  
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言治國 有家道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

近平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

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

下國家也

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妻諸侯興故曰霸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皇氏云此亦承上夫子荅子贛之辭畢廣明孝弟之義今以皇氏說未知然否或是說雜錄之辭 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乎道也者德是在身善行之名道者於物開通之稱以已有德能開通於物故云近乎道也凡言近乎者非是實到附近而已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者孝能感物故近乎王弟能親愛故近乎霸 雖天子必有父者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雖諸侯必有兄者以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 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

禮記義五十五

三十一

王恭

言先王設教之源因人之心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從人之所欲故可以領天下國家也

天子至曰

霸 正義曰云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者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注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此父事屬之諸侯卑故以兄事屬之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案中候諸侯曰霸注云霸把也把天子之事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

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親長父兄也

教以慈睦

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

尊長出教

令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

者 行跡

正義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皇氏云因上荅子贛之間別愛敬語更端故別言子曰自此以下

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本謂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爲次  
非本相因之辭也 立愛自祝始者言人君欲立愛於天  
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 教民睦也者已先愛親人亦  
愛親是教民睦也 立敬自長始者言起敬於天下從長  
爲始言先自敬長 教民順也者己能敬長民亦敬長是  
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者覆上教民睦也睦  
則恩慈故云慈睦也民既慈睦各貴所有之親 教以敬  
長而民貴用命者覆結上文教民順也既教以敬長民心  
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 孝以事親順以聽  
命者孝以事親覆說而民貴有親也順以聽命覆說而民  
費用命也以此二者錯置於  
天下故無所不行言皆行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五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六

孫子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 勅撰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正義曰此一節論祭

祀之禮以是吉禮大

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

序從

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荅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爲豫

既入廟門麗

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

脾膚刀退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鹿猶繫也

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脾膚血與腸間脂也燭祭祭腥祭

臍肉腥肉也湯肉曰燭燭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謂孰也

正義曰前經郊祭之致敬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

穆答君者穆謂子姓答對也言祭廟君牽牲之時

子姓對君共牽牲

卿大夫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芻

依次第而從君也

既入廟門麗于碑者麗繫也君牽牲

入廟門

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絅貫碑中君從北待之

也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者將殺牲故袒取牛毛薦之

故云毛牛也

以耳毛爲上故云尚耳耳主聽欲使神聽之

鸞刀以割取脾膚者謂用鸞刀割割牲體又取血及腸

間脂血以供薦而膚以供炙肝及爇火肅也乃退者謂殺

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割血毛脾膚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

節此一節竟故退燭祭祭腥者燭謂燭肉而祭腥謂以

腥肉而祭言薦脾膚之後以俎載燭肉腥肉而祭也

而

退者謂燭祭祭腥之後祭事既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

○穆子姓也

正義曰

知穆是子姓者熊氏云父昭子

穆姓生也是昭穆所生謂子孫直言穆者文不備

○脾

脅至敦也

正義曰案說文及字林云脾血祭脅是牛腸

間脂也是脾爲血脅爲腸間脂也云燭祭祭腥祭燭肉

腥肉也者旣疊出經文燭祭之事祭腥之語然後解云

謂祭燭肉也腥肉也祭燭肉即經之燭祭也云腥肉即

經之祭腥也其祭腥肉燭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

則禮運云腥其俎也燭肉即禮運云燭其脅也此先云燭

者記者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曰燭者以鬼神異於

生雖曰孰般但湯肉而已若其小祀則費肉令孰故郊特

牲云一獻孰是燭與孰又別也云燭祭祭腥或云合祭腥

泄膾孰也者謂燭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爲合祭腥泄膾孰六字者故云或

○郊之祭大報

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闔旁人祭

○人禮記義五十六

二

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闔

○主日者以其光明天

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闔昏時也陽讀爲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

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

亦謂此郊祭也以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致天下之和

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郊之祭一

朝及闔謂終日有事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致天下之和

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郊之祭一

經止明郊祭之禮

○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

謂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雖是春祈天生養之功大故

稱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

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

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

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

夏后氏祭其闔

者以夏后氏尚黑故祭在於昏時

殷人祭其陽者以尚

白故祭在日中時

周人祭日以朝及闔者以其尚文祭

正義

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闔也故季氏之祭大夫之家禮儀應

少而亦以朝及闔故夫子譏之

○陽讀至有事

正義

日案洪範庶徵云曰雨曰暘暘謂亢暘乾燥日中之時亦  
明日中乾燥異於昏明故讀從曰雨曰暘之暘也必讀之  
者恐人以夜爲陰晝爲陽恐終日而祭故讀從暘也云亦  
謂此郊祭者以禮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故云大事

亦謂此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

郊祭

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

疏

正義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

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

祭日於東祭月

於西以別外內以端正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

西

疏

端正也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鄉夕之時是爲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

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

人禮記義五十六

三

寺書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氏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自玄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光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

陰陽長

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巡讀如公漢之疏謂更相從道

疏

夜也陽謂晝也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

終始相巡者又月之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時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

與月同處亦是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者以日月交

相依巡是陰陽和會故致天下之和也

○巡讀如汎漢

之汎

正義曰案文十年左傳云子西汎漢沂江將入郢

是汎爲順流而

下故讀從之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

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

因祭之義汎說禮也

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

致

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微猶少也

○疏

正義

曰此

一節明禮之大用凡有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

治矣

天下之禮者言天下所用之禮所致凡有五事也

致反始也者致之言至也言禮之至極於天反報初始

言人始於天反而報之致鬼神也者言禮之至極至於

鬼神謂祭宗廟之等

致和用也者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富足

也

致義也者義謂斷割得宜治惡討暴言禮之至極於義

也

致讓也者讓謂遞相推讓言禮之至極於讓也致

也

反始以厚其本也者天爲人本今能反始以報於天是厚

重其本也

上能厚本教下下亦能厚本也致鬼神以尊

上也者謂至於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也以此教民民亦

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者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

節故至於物用可以立人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

者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有悖逆也致讓以去爭也

者以讓故無爭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者言能和

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

矣者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爲治  
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故云則微矣

注物猶

至之也 正義曰上文云致和用明和能立事是和用互  
言之有事用也下文云致物用物謂事也謂事須和也是

致事用互致和用也是事必  
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

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  
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氣謂噓吸  
出入者也

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  
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以祀  
先生先公敬之至也此一

節明宰我問鬼神之事夫子荅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  
廣明天子諸侯耕藉及公桑之事今各隨文解之

知其所謂者宰我善問孔子吾唯聞鬼神之名不知此鬼  
神所謂何物爲鬼神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者此夫子

▲禮記義五十六

五

方堅

荅宰我以神名言神是人生存之氣氣者是人之盛極也  
魄也者鬼之盛也者是夫子荅鬼之事言人形魄者鬼  
之盛極也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者言人死神上於天鬼  
降於地聖王合此鬼之與神以祭之至教之致也是聖王  
設教致合如此故云教之至也

●氣謂至之也

正義

曰氣謂噓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噓吸出入此氣之體無  
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  
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耳目  
之聰明爲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故云  
耳目聰明爲魄云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者人  
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  
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興致  
之令其如此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

于下陰爲野土

陰讀爲依蔭之蔭言人之  
骨肉蔭於地中爲土壤

正義曰此

經明鬼神之事，衆生必死者言物之群衆而生必皆有死。死必歸土者言萬物死者皆歸於土此一經因而言物實是本說人也。此之謂鬼者鬼歸也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也。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者此覆說歸土之義也。

言死骨肉斃敗於地下依陰於地爲野澤土壤謂在田野故稱爲野俗本陰作蕪字也。

其氣發

揚于上爲昭明烹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

烹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上言衆生或爲

正義曰此一經申明神也此科釋人氣爲神言其氣之精魂發揚升於上爲昭明者言此升上爲神靈光明也。烹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者烹謂香臭也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蒿謂征出貌言此香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聞之情有悽有愴百物之精

六

葛異

也者人氣揚於上爲昭明百物之精氣爲烹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情識爲多故特謂之神此經論人亦因人神言百物也。神之著也者人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是人神之顯著。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白衆以畏萬民

以服

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

所畏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聖人設教合鬼與神而祭之欲使人事其祖禰畏敬鬼神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者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造制爲之尊極之

謂萬民也則法也故尊名人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爲萬民之法則也。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者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旣敬之以鬼神下皆畏敬之故云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明命至畏服

正義曰鬼神本是

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神別加畏敬之也云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者解經制爲之極所以名鬼神爲極者言物中尊極莫過鬼神言以外他名不可復加故聖王造制爲之極名鬼神也云黔首謂民也者黔謂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案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紀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此經鬼神本爲民神故下文築焉宮室設爲宗祧其實此鬼神亦兼山川五祀之屬樂記云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魄謂之鬼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魄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

入禮記義五十六

七

李用

之通曰  
鬼神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焉宮室設爲

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自由  
也言

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聖人爲

聽謂順教令也遠疾也

疏鬼神立宗廟之事

聖人

以是爲未足也者謂以是尊名鬼神爲未足謂未稱其意也築焉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者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已今追祭祀是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所服自此者自由也言衆人服

從於上由此反古復始而教之也故聽且速也者聽謂

順其教令以此之故在下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

賴其教令而且速疾也

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

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

以俠旣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

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

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

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覩字之誤也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覩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房祭肝周祭肺覩以俠旣謂雜之兩旣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

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

亦異二端既立者謂氣也魄也既見已興立尊名云鬼神也

報以二禮者謂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

踐之節也報魄謂饋孰之節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者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肺臂燎於爐炭羶謂馨香見以蕭光謂見覩覩謂雜也先謂氣也謂燔肺臂兼爇蕭蒿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者言此上之祭氣是古昔尚質之義是故教衆之以反於初始此上反古復始揔包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旣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者薦黍稷者謂饋孰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者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躬祭以肝周祭以肺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祭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謂周法也見間以俠旣者見間讀爲覩亦雜也俠旣謂兩旣醴酒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旣醴酒加以鬱鬯者謂薦此黍稷加肝肺之薦更加之以鬱鬯然後薦黍稷饋孰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魄言祭初所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不

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魄也者言薦忝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之氣。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言此饋孰之時皆以飲食實味徧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故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者至謂至極也謂報氣報魄二禮備足是禮奉上王禮之至極也。注二端至其類

正義曰云更有尊名云鬼神也者解經二端既立氣也魄也是二端更有尊名名鬼神是既立謂尊名立也云二禮謂朝事與薦忝稷也者以經云朝事以報氣薦忝稷以報魄也云見及見間皆當爲覲字之誤也者經云見以蕭光但有見字在旁無間間旁無見字此等據意皆是故間旁見也云羶當爲馨以與香連文無取羶義羶馨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取牲祭脂也者案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再度炳蕭朝踐燔脣臂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牲云取脣臂升首報陽也注云脣臂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炳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鄭是饋孰炳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周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瓶醴酒也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瓶盛醴故知醴酒也此用瓶者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瓶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瓶謂子男也皇氏以爲異代法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燔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也忝稷肝肺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是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忝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故云各首其類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故致其恭敬發其情者以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故致其恭敬發其情性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從事謂脩薦可以祭者也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是以致其敬

恭敬發其情性竭力從事以報其親謂竭盡氣力隨從

其事以上報其親  
不敢不極盡也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

冕而朱絃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藉藉田也先古

先祖疏正義曰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天子諸侯有藉田以親耕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通先古謂先祖也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者爲祭祀諸神須醴酪粢盛之屬於平藉田而取之敬之至也

古王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

栓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

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

至也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

正義曰此一經

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者

云歲時謂每歲依時謂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

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也犧栓祭牲必於是取之者犧

純色謂天子牲也栓字也謂諸侯牲也犧栓所祭之牲必

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君召牛

納而視之者此更本擇牲之時君於牧處更命取牛采納

之於內而視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

言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君

服此衣而巡牲 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者是孝道之至極耕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古者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伊有三尺棘牆而外閑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 諸侯夫人三官半王后也 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 峩既單矣世婦卒左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 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及良日夫人繭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繭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 凡繭每淹大揔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跡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蠶室浴蠶種便也 築官伊有三尺棘牆而外閑之者築官謂者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而爲之者取其浴蠶種便也 築官謂

築養蠶宮牆七尺曰仍言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

傳云雉有三尺雉字者誤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

在戶外閉也大昕之朝爲季春朔日之朝

卜三官

之夫人者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官

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

婦卜取之吉者前雖則揔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

奉種浴于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

已浴之至此更浴之風戾以食之者戾乾也凌早采桑

必帶靈而濕蠶性惡濕故乾而食之歲既單矣者單盡

也三月之末四月之初遂獻繭于夫人者蠶是婦人之事

故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者所舉奉處

重遂副禕而受之者旣擬于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者副

身著禕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

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者率法也夫人曰獻繭之

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及良日夫人繭者

良日謂吉日宜繭之日明繭更擇吉利之日日至而後乃夫

人自繭三盆手者猶三淹也手者每淹以手振出其繭

故云三盆手遂布于三官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繭者以

夫人織繭三盆以手振出其繭訖遂布與三官夫人世婦

之吉者旣據諸侯言之則夫人唯一人世婦之吉者此雜

互天子而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

唯世婦之吉者養蠶繭非一人而已唯云世婦之吉者擇

其吉者以爲主領非唯一人而已以祀先王先公敬之

至也者前文解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

兼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

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正義曰案內司服注云唯二王後禕衣與此注同案

明堂位魯公夫人亦用禕衣此不言者魯爲特賜非常法此據常者故不言

君子曰禮樂

不可斯須去身斯須猶致樂以治心則易直

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

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

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子讀如不

子之子諱信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躬身也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

易焉

極至也

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

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

理謂言行也

故曰致禮

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

充塞

滿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

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情有溢而行有倦倦則進之以能進者爲文溢則使反以能反者爲文文謂才美

禮減而不進

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報皆當爲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  
喪聲之誤

## 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蹟

正義曰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

別人故於此又記之其義已具在樂記故於此不繁文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治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真孰彊蕡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曾子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然猶而也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

某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  
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  
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  
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  
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  
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無朝夕言常行無  
輟時也放猶至也  
平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準猶

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  
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  
也曾子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  
其言以云  
不匱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  
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  
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順而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栗以祀

之此之謂禮終

脩貧困猶不取惡

疏

正義曰此一節

矣廣明爲孝子之事今各依文解之

孝有三者大孝尊

親一也即是下文云大孝不匱聖人爲天子者也尊親嚴

父配天也

其次弗辱二也

謂賢人爲諸侯及卿大夫士

也各保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以辱親也即與下文中孝用勞亦爲一也

其下能養三也謂庶人也與下文云

小孝用力爲一能養謂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

先意承

志諭父母於道者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前通知父母之意而爲之是先意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者遂猶成也若行在上五者事不成其如是裁害必及親所以爲非孝然則君子於上五者豈敢不敬而承之者乎

享熟羶羹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者言享孰羶

羹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父母此非孝也唯是供養

八禮記義五十六

十六

詳貴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者言嘗薦美食但是養也非論孝子言若人將爲孝曰此子百行皆美一國之人稱揚羨願然曰如此是羨願之云此子父母有幸遇哉而有孝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謂然而今人羨願如此乃所謂孝也衆之本教曰孝者言孝爲衆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孝則孝經云孝者德之本又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是衆行之根本以教於民故謂之孝也其行曰養者一言不能備孝之德其唯行奉上之禮但謂之養者也養可能也敬爲難者言供養父母可能爲也但尊敬父母是爲難也敬可能也安爲難者其敬雖難猶可爲也但使父母安樂爲難也安可能也但父母沒後終身行孝是爲難也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者解卒爲難之事其卒者謂父母旣沒之後謹慎奉行其身恒在善道不遺與父母惡名孝子如此可謂能卒矣仁者仁此者也此謂孝

也言欲行仁者先仁恩於此孝也言欲行仁於外必須行仁恩於父母也故云仁者仁此者也 禮者履此者也履

踐履也言欲行禮於外者必須履踐此孝者也 義者宜此者也言欲行義於外者必須得宜於此孝也行孝得宜乃可施義於外

信者以此者也言欲行誠信於外須誠信

於孝道言孝道誠信始可誠信於外 強者強此者也言欲強盛於外者必須強盛於孝道 言行孝道強盛則能強盛於外 樂自順此生者自由也言身之和樂由順從孝道而生若能順從孝道則身和樂 刑自反此作者言身受刑戮由反此孝道而興作若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但此以下異故更言曾子曰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置謂措置也言孝道措置於天地之間塞滿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謂感天地神明也 淳之而橫乎四海者淳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淳字而定本作傳傳淳古字傳著之名義俱通其義如此一也 施諸後

世而無朝夕者諸於也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行也終長行之言長久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至於四海能以爲法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之言武王之德能如此今孝道亦然四海之內悉以準法而人之與武王同故引以證之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者至此之謂禮終亦是曾子之言以語更端故更云曾子 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者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者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是可謂用勞矣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者匱之也廣博於施則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如此是大孝不匱也

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  
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  
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曾子聞諸夫子述曾  
子所聞於孔子之言  
故君子墮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  
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墮當爲跬聲之誤也予我也

禮記義五十六

大

徐子

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  
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  
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  
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  
邪趨

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  
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樂

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無人爲大者言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爲大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者非直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若能不虧損形體得全不

損辱其身是善名得全也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者  
頃跬也 謂一舉足君子於壹舉足之間不敢忘父母也言  
念之恐有損傷 是故道而不徑者謂於正道而行不遊  
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 舟  
而不游者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  
則危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者以其不忘父母之遺  
體故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歷危患處 惡言不出  
於口者悖逆惡戾之言不出於口爲人所廢也 忿言不  
反於身者謂己之言必能正直人則服之故他人瞋忿  
之言不反於身定本反於身作及字 不辱其身不羞其  
親可謂孝矣者摠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矣也

昔者有虞氏貴富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邦人貴富  
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



正義曰此前經明孝

以下至不敢犯又兼

明孝弟故下云孝弟發諸朝廷事兼孝弟也各隨文解之

以此一經論四代悌順尚齒之義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者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是德中尚

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者夏后之世漸澆薄不能貴德

而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官爵德雖下而爵高者則貴

之由道劣故也故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 勃

人貴富而尚齒者勃人又劣於夏但身有功則與之重爵

而尚富富乃貴之故云貴富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 勃

人貴富而尚齒者周人又劣於勃敬愛彌

狹勃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已有親乃貴之就此之

中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

注貴謂至小官

正義曰

鄭恐經云貴者皆班序在上故明之貴謂燕賜有加於諸  
臣凡四代朝位班序皆以官爵爲次悉皆重爵而夏后氏  
貴者但於爵高者加恩賜云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者

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云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者鄭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仁聖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故有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得字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言其先老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覆述虞夏以來尚年之事虞那周雖是明盛之王也未有遺棄其年者悉皆尚齒更無他善以加之年之貴乎天下久矣者從虞夏以來貴年是久矣 次乎事親也者言貴年之次第近於事親之孝除孝則次第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朝廷之中行於弟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者此因前文尚年以是之故朝廷之中同爵則尚齒官爵同者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 廿十杖於朝君問則席者以其尚齒故七十者許之據杖於朝若君有問則布席令坐也 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者年已八十不但杖於朝而已見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若君有事問之則就其室是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矣

**疏** 凡朝至而已

正義曰知朝位立於庭者案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于阼階上是也云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者儒行文云不俟朝君揖之即退者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于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卿卿西面爾

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云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者案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又八十不俟朝是異其禮若其致事君許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君許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者與此異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平道路而弟達平道路矣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

卷三十三 人禮記義五十六

二十

朱春

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奔忘正義曰此一節明弟通達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疏於道路 行肩而不併者隨從而爲行 見老者則車徒辟者謂少者或乘車或徒步若逢見老者則辟之 斑白者不以其任行平道路者任謂擔持言斑白不以所任之物行於道路少者必代之是弟通達於道路注錯鴈至鴈行 正義曰錯參差假鴈行爲行父黨隨行王制文

諸長者而弟達乎猻狩矣四井爲邑四邑爲十四井也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襄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爲狩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

# 平軍旅矣

什伍士卒部曲也少

正義曰此一節

明弟道達於狩

狩

古之道者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郤

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也

五十不爲甸徒者謂方八里之甸徒謂步卒軍法八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

謂之甸者以供軍賦及田役之事五十者氣力始衰不爲

此甸役徒卒 頒禽隆諸長者謂四十九以下田畢頒禽

此甸役徒卒

頒禽隆諸長者謂四十九以下田畢頒禽

十四井也司馬法文云以爲軍田出役之法者謂一甸之

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君田役事故

云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云五十始襄不從力政之事也者

王制文云謂竭作未五十者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

之時此未五十者猶在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云春

獮爲搜冬獮爲狩爾雅釋夫文經云搜狩夏苗秋獮可知

也 什五士卒部曲也 正義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

孝弟發諸朝廷行

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

正義曰此一經總論

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死之死此

疏

正義曰此

結上文 孝弟發諸朝廷者即上文而弟達乎朝廷是也

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

也此經總結前諸文故云孝弟也 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

也者言孝弟之道通於朝廷行於道路州巷搜狩軍旅無

處不行孝弟以教衆庶也故衆以道理之義死於孝

弟也言行孝弟雖死不捨不敢犯此孝弟而不行也 祀

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

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

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

教也

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食三老五更

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醕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

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

此由大學來者也

割牲制俎實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

親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

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

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得  
惟世子而已甚齒於學之謂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養三老五

更及齒學之事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弟者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故樂記云祀文王於明堂是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者案孝經云雖天子必有父也注謂養老也父謂君老也此食三老而屬弟者以上文祀文王於明堂爲孝故以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

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者以先賢有德故祀之今諸侯尊敬有德故云教諸侯之德此西學鄭注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則王制云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注**祀乎至子者

正義曰云

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者鄭以樂記武王伐紂稱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彼謂文王廟制如明堂武王伐紂後而祀之恐此祀乎明堂亦與彼同故云謂宗祀文王也實在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云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也云西學周之小

學也者謂虞庠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此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食三至子齒正義曰此一節明養三老五更之禮而竭其力下象其德天子袒而割牲者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者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酳者謂食罷親執爵而酳之也冕而揔干者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也是故鄉里有齒者以天下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老窮不遺者老而被養故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作記者以老弱被尊養人皆化上故強不犯弱衆不花寡此由大學來者也所致此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故此化而來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四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當入學而大

八禮記義五十六

二十四

詩

子齒者當入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大子齒

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

正義曰皇氏云四郊虞庠

以爲四郊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八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之則見之正義曰此一節

之義天子巡守者謂巡行守土諸侯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謂天子問此諸侯之國內有百年之人天子則先往就見百年者八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者既未滿百歲不可一一就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或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者謂八十九十之

人雖不當道路左右欲共言論政教君即就之可也

#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

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謂此

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鄉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解乃入也雖非族亦然謂承齒平族故言族爾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謂與之爲禮而后揖鄉大夫士正義曰此一經明鄉里齒于鄉里者此謂鄉射飲酒之時身有壹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齒于族者謂身有再命之官其命既高鄉人疏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親之內計長幼爲班序正義曰此謂鄉射飲酒之時身有再命官者乃始後三命不齒者謂身有三命官其命轉尊不復齒謂之中敬齒之法壹命

承齒平族故言族爾

禮記義五十六

二十五

高政

於親族謂特坐賓東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者若此飲酒之時族親之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乃始後入故云不敢先也正義曰此謂至族爾謂鄉射飲酒時千鄉里齒于族未知何時如此故明之云謂鄉射飲酒時鄉射謂鄉人詢衆庶而爲射於時先行飲酒之禮是鄉射有飲酒者也又云飲酒者謂鄉人飲酒及黨正飲酒此注鄉射飲酒兼此三義也今案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之文此一命再命之文在黨正故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是也雖無正齒位之事其實鄉射鄉飲酒亦有正齒位之禮但文不備也故此云鄉射飲酒以揔正齒位之事也云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知者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賓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鄉射記又云旣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謂當飲酒之時若天子國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子上士三命故也此經雖據諸

侯亦謂黨正飲酒故云三命不齒鄭注三命列國之卿若其鄉飲酒諸侯之國但爵位爲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飲酒賓賢能其賓必少其得爵爲卿大夫者必年長於賓故在賓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賓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知鄉飲酒爵爲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飲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是大夫空於上士立於下者謂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飲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云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者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爲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也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後乃始得入也著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鄉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

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記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既入然後始入此有族有七十者熊氏云謂黨正飲酒故正齒位故有七十者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天子有善諱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曰見爵賞之施焉



正義曰此一經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

順之道不取專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

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

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立以爲易

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正義曰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輒尊賢之

事也立以爲易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興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即今時易也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者立爲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親執卑道服袞冕北面必進斷其志焉者言天子雖有顯明哲知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已之所有爲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教不伐以尊賢也者有善稱人有過稱己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

周禮至之占

正義曰此稱官者於周

入禮記義五十六

二十七

詩傳

禮稱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鄭注云言兆形似玉瓦原之疊磚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三易者連山歸藏易杜子春云連山窪戲歸藏黃帝鄭作易讚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三夢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感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

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

謂齊

之前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忍如懼不及後也

愛然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謹

如語焉而未之然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醋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

而未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見苔

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及祭之

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

隨行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之貌

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

也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之時顏色容貌務在齊莊卑謹思念其親

存也以慮事者言孝子先齊莊其心以謀慮祭事以具服物者以備具衣服及祭物以治百事者者謂齊前後凡治百衆之事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者言孝子色必溫和行必戰恐其形貌如似畏懼不及見親之所愛然止由如是言心貌必溫身必謹者言孝子設奠及醣之時容貌溫和身形必卑謹如語焉而未之然者如以語詰

白於親而未之見報荅者宿者皆出者謂助祭所宿之賓今祭事已畢並皆出去孝子其立卑柔靜默然後以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如似將不復見顏色出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者孝思念親深及至祭後想像親來形貌陶陶遂遂如似親將復反更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者以孝子思念親深爲是之故精慤純善之故行不違離於身言恒慤善也耳目不違心者言忠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結諸心者言思念深結積於心形諸色思念其親形見於色而術省之者術述也省視也言思念其親但徧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也此孝子思念親之志也

建國之神位右稷而左宗廟

周尚左也



正義

曰此一節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案相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此說與鄭合故鄭云周尚左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六



禮記正義

方



